

唐代宠臣裴延龄：

哄骗皇帝的高手

在中国历史上，因为统治者喜欢听顺悦己意的话，久而久之，报喜不报忧便成了官员的职业习惯。要报喜，却无喜可报，怎么办？就不得不制造假象来哄骗主子，于是说谎便成了官员的家常便饭。

唐朝德宗年间的宠臣裴延龄就是这方面的高手。裴延龄，河中河东（今山西省永济县）人，乾元末年（公元 759 年）任汜水尉；德宗在位期间，官至司农少卿。德宗贞元八年（公元 792 年），裴延龄接任户部侍郎，负责农业税务收支等工作。但他根本不会经营理财，一上任就向奸滑的老吏询问取巧之道，学到虚设政绩的办法——分设财库，分立账户。裴延龄上奏道：政府每年财政收支不少，并且年度交替，如今只有一本账难免混乱。建议招募人员分别按欠、负、耗、剩各制一本账，以及分季度、月份账，这样便于管理。德宗以为账目多就意味着收入多，看他分章列目颇为规范，就采纳了裴延龄的建议——实不知钱物并没增加，不过多添了

几本账、几个人而已。

不久，朝廷养马需要向民间大批量征集草料。宰相陆贽等人建议，若要征集百万围（计量单位）草，需要大量时间、人力；况且时值冬季，船力不通，恐妨碍民间生产，不如让各地分别储备两三万围草，等需要时再随时调用。这时裴延龄上奏说：冬天马匹适合在马厩中喂养，夏天则适合在野外牧放。臣近日一直暗中察访，得知长安、咸阳两地交界处有片数百顷的大草原，正好适合放马。况且此处相距京城不远，和在马厩里喂养没什么差别。德宗听闻大喜，就对宰相下令如此实行。宰相陆贽知道裴延龄能忽悠，说：“恐怕没这回事。”德宗不信，特意派人前去调查，官员到地方一看，哪有什么大草原？不过是一小块湿地，占地不过数亩。

德宗贞元十年（公元 794 年），德宗皇帝要造神龙佛祠，需要五十尺的木材。裴延龄上奏：“臣近日暗访得知，同州地区专产高大木材，一棵足有八十尺。”德宗质

疑：“从玄宗开元年间到现在，建宫殿所用的木材都是从很远的地区运来，同州距离这么近，从来没听说过产巨木。”裴延龄说：“好木头只有遇到好皇帝时才长出来，开元、天宝年间没有，那是因为没有明君。现在有，说明现在的皇帝是明君。”一席话把德宗捧得比开元盛世时的玄宗还圣明，龙颜大悦。

裴延龄的谎言越是离谱，越是能得到德宗的青睐。同年，裴延龄又上奏一本：“左藏库司多有失落，近因检阅使置簿书，乃于粪土之中，得银十三万两，其匹段杂货百万有余。此皆已弃之物，即是羡余，悉应移入杂库，以供别敕支用。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布匹要是在粪土之中，早就腐烂不堪没法使用，但德宗本就十分贪财，得知裴延龄发现了如此多的意外之物，奢侈的欲望便迅速膨胀起来，凡事都伸手朝裴延龄要钱。面对着皇帝越来越多的索取，裴延龄又不敢暴露真情，只好加紧了对百姓的巧取豪夺。

对裴延龄的信口雌黄，当时就有人指责他愚弄朝廷。宰相陆贽就对德宗说过，裴延龄是不可用的“诞妄小人”“移东就西，便为课绩，取此适彼，遂号羨余，愚弄朝廷，有同儿戏”“昔赵高指鹿为马，臣谓鹿之与马，物理犹同，岂若延龄，掩有为无，指无为有”。

杂文家舒展写过一首诗：“笑弹怒骂易遭灾，附势趋炎难倒台；纵有腹非随风去，实事求是拿头来。”用来形容胡说八道的裴延龄，甚是恰当。可这样的官员照旧撒谎拍马，悠哉游哉，若非他早逝，还很有可能当上宰相。相反，忠诚正直之士如陆贽，却不得不吞下“逐出长安，踽踽独行，贬往远州”的苦果。

虽然知道造假误国误民、劳民伤财，但如此效仿者前有古人，后来者——只因“数字出官，官出数字”，于是瞒和骗便被一些人视为官场升迁的“至尊法宝”，传袭了下来。

（选自《同舟共进》）

老照片

射箭



北京城内一名进行射箭训练的清军士兵。

（新浪）

谈古论今

让善念之花常开不败

■李昱

行走于人生旅途，一个人总要面临诸多选择。有时候，决定经过了充分酝酿；有时候，摇摆常在一念之间。古人云，“一念过差，足丧生平之善”。关键时刻如何管控好自己的念头，可谓人生的重要课题。

据载，包拯在离任端州时，老百姓为表达感激送上一方端砚；包拯发现后，将砚抛入江中以示还于端州。“包公掷砚”，丢掉的虽是一物，摒弃的何尝不是心中“恶念”。古人云，“知者行之始，行者知之成”，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既关乎思想修养，又在关键时刻考验“念头”。生活经验告诉我们，心有所向，则身有所行；心有所守，则行有所规。如包拯者，长期坚持修养身心、守定清廉，在任何形式的“端砚”考验面前，就都能生发“善念”，而不为所动所诱。

事实正是这样，一念之善，源于长期的守善；一念之恶，源于长时的趋恶。观察一些落马贪官的案例，他们之所以步入歧途，往往根源于心念放松、信念消散，更在于任由平时小错“积”成大祸。现实中，少数领导干部不自律，一路履历造假欺瞒组织；一些干部平日里遇事不顾公义，自觉有损利益，就会计较没完；还有一些同志工作的事业心、责任心淡漠，甚至跟组织讨价还价，何谈能“顶得上”？“君子检身，常若有过”，倘若能够在生活里、日常中善于勤于修葺自己的思想园地，这“一念”就不会因时光流转而变化，就能做到正能压邪、善会驱恶。

当然，守持善念并非一劳永逸，需要经常自察、自省、自检。为政者更应该时常扪心自问“为何而从政？”否则，很容易忘记初心、纵容歪念，甚至可能因一念之差，开启向恶的大门。“第一书记”沈浩曾经被朋友“埋怨”，“怎么会到小岗，去哪儿都比小岗强”，他则问自己，“既然来了，还后悔吗？要退缩吗？绝不！”正是这种心念，才让他带领小岗村翻开了干事创业的新篇章，不愧为“人民的好村官”。党员干部就该反复思量：是否只有“官念”，而淡忘了为民的宗旨？是否只藏“财念”，而贪图富贵、安逸享乐？是否存有“权念”，而高高在上、颐指气使？如何多些“民念”，为百姓谋福祉，找准自己的人生坐标？“身”由“心”定，“行”因“念”起，而事在人为，只有时刻把自己摆进去，真心为民、实心做事，才能让善念之花常开不败。

古语云，无事便思有闲杂念想否，有事便思有粗浮意气否；得意便思有骄矜辞色否，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怀否。古人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现代人更应注重身心修为、自我约束。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洗礼心灵、涤荡灵魂，内正其心、外正其行，才能严以修身、廉洁自律，不断塑造自我。“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，最大的诱惑是自己，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。”由内向外都纯粹、干净的人，才可最终抵达“吹尽狂沙始到金”的境界。

“一念收敛，则万善来同；一念放恣，则百邪乘衅”。校准价值坐标，坚定理想信念，守望心中的绿洲，就不难守住风清气正的精神家园。